

非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城市

长篇小说

fei chang cheng shi

李宏林 著

非常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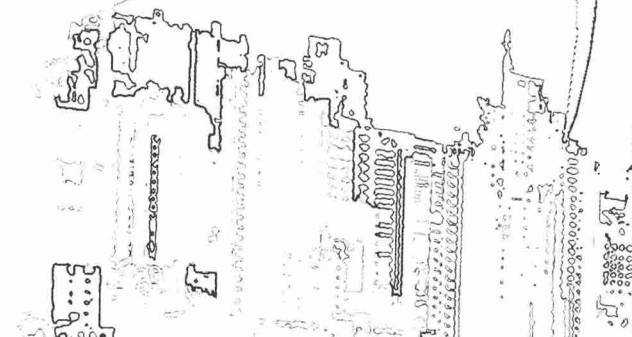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非常城市

李宏林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李宏林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城市 / 李宏林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13-3490-3

I. 非…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7495号

非常城市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王玉坤

封面设计 冯晓驰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50mm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19.5

插 页 2

印 数 1—33 000册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ISBN 978-7-5313-3490-3

定价: 2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3835670

目 录

第 一 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001
第 二 章	躁动的老少爷们儿	011
第 三 章	市委书记来矿山	022
第 四 章	生旦净末丑尽登场	036
第 五 章	总理夜审电视片	052
第 六 章	马市长自有一把号	062
第 七 章	庄严法庭一片混乱	071
第 八 章	“英雄号”下泪与歌	083
第 九 章	阴风阵阵乱云飞	092
第 十 章	上访团上街之后	104
第 十 一 章	女人们的心事儿	116
第 十 二 章	女市长的神采	130
第 十 三 章	矿工创业起风波	143
第 十 四 章	新闻引发大冲撞	153
第 十 五 章	省委书记和高山茶	166
第 十 六 章	小阳村里故事多	178
第 十 七 章	老英雄家的悲剧	188
第 十 八 章	美丽的蝴蝶兰	202
第 十 九 章	杨天智会范潇潇	214
第 二 十 章	惊醒一对鸳鸯梦	232
第 二 十 一 章	白大兰“三顾茅庐”	244
第 二 十 二 章	资产变现大角逐	259
第 二 十 三 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	271
第 二 十 四 章	杀手的最后疯狂	281
第 二 十 五 章	矿坑弯弯九道盘	291
第 二 十 六 章	大阳一片新天地	301

的领导。

牛金贵说：“于清，还有你们几个，都是木头呀！矿里正开领导班子会呢，矿务局和市委要让咱们破产，真的一破产，咱们都去喝西北风呀？金山矿是我们祖祖辈辈矿工们留下的，破不破产得工人说了算。已经有好多人奔矿上去了，不让矿领导同意破产，还有人要上街游行。于清，你是矿里的新一代劳模，现在不是显摆你能多挖几铲子煤的时候，你得代表工人去说话呀！”

于清虽然是矿里的劳动模范，但不是那种能撼地拔柳的魁梧大汉，他平时言语不多，是个遇事儿好琢磨、特勤劳的工人。常年在电铲楼子里工作，皮肤也不像终日在外边工作的那些矿工的皮肤那么粗糙，一米七六的个头，浓眉大眼，面容温和，但是一提破产，他的两道眉毛就往中间聚，拧成个肉疙瘩，显得很闹心。说实话，他和百分之九十五的矿工是一个心情，不愿意矿山破产，破产了，他开了多年的英雄号电铲怎么办？几代人的光荣传统就在他手中了结了，他不甘心。老婆孩子怎么办？离开煤矿自己还会干什么？他早就知道矿务局和矿里一直在酝酿破产，但是十一万人的生计可不是小事儿，弄不好要出乱子，所以他希望这阵风云能过去，日子平平静静的最好。他天天来到坑下开动“英雄号”，这除了劳动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之外，他还想用他的电铲的轰鸣声来安稳矿工兄弟们，告诉他们：看，金山矿还是矿工们的，煤炭还在照样出，别相信金山矿破产是真事儿。可是牛金贵带来的消息和他的期望是猴子吃麻花——满拧。所以他拍拍手上的尘土，望一望压在头顶上的那无边际的青牛皮，低声说了句：“看看去。”

牛金贵推了大康一把，又照着小李的屁股蛋子踹了一脚，冒出一句荤话：“都装什么鸡巴灯，快走！”

牛金贵在前迈着疾步呼扇着夹克衫，于清三人跟在后边，奔坑上的盘道走去。

金山矿的领导班子果真在开会，也确实在开有关矿山破产的会。

开会前矿长周朴和总工程师梁成都在坑下，已经五十八岁的梁总从矿上嚷嚷要破产的前年起，这花白头发的老头儿就背个黄布兜子天天下矿坑，里边装着各种图表和几十年来的各个开采面的采煤记录。他有时坐在一个角落里，不顾由风吹起的煤尘刮到脸上，也不顾火辣辣的阳光晒得头顶要着火，他手捏一个小电子计算器神情专注地在计算着什么，写着什么，有时一两个小时不动窝。大家都传说，梁总是金山矿的活地图，而这回他是

的？他是活见证。矿坑里的煤层该怎么采？如今他就是技术权威。近二十年来国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他老梁头儿就成了宝贝。梁成也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人到岁数了，难免有点自负，所以常在口头上说：“我有资格说这话。”也确实，在座的谁有他那些优势呢。所以大家都侧着耳朵听老梁头儿往下说什么。

梁成接着说：“破产，破产，这本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你说怪不，咱们也流行起破产来了。比如说金山矿破产了，四万矿工，七万家属，国家给安排好没有？如果也像市内一些下岗职工那样去自谋职业，国家对得起这些煤黑子吗？别看我们脸黑、手黑，可是给国家奉献了近两亿吨煤呀！我们心不黑，我们是共和国的功臣。咱们不要求把咱们供奉起来，起码也得好好养起来呀！再说金山矿还有残煤可采呀，我这有记录。”说着他打开本本，又铺开一张图纸，“咱们是三亿吨的储煤量，已经开采了百分之九十二，还有近一千六百万吨煤可采呢，干吗放弃了？”

这时许副局长插了一句：“残煤资源不能放弃，金山矿破产了，资产变现，资源重组，还要开采。”

梁成马上接话：“我知道，也就是把矿山卖了，谁有钱谁买，民营资本家买也行。对不？”说到这儿他突然说不下去了，眼圈也红起来，拿着图表的手也微微发颤，大家都注意他激动的表情，特别是胡立，在这寂静的瞬间，突然抽了两下鼻子，发出像是抽泣的声音。顺着这气氛，梁成接上话茬儿：“金山矿是人民的矿山，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重大贡献的国有职工，我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听说局里对破产特别积极，我要问一问许局长，你们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想没想到政——治！”他把后两个字拉长了音，话音一落他抹起流下来的眼泪。

许副局长很有领导涵养，尽管梁总的话里带刺儿，但是他还是默默地听着，还不时地微微点点头，表示对梁总的激动情绪有所理解。

接着梁成又说了一些反对破产的理由和如何开采残煤的措施，许副局长听后很是感动，稍能对梁成的激动情绪有所宽容的人都会发现，他反对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他那样情钟于煤，情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朴素感情。

梁成因为话说急了，一劲儿咳嗽，他说他停停，先由别人说。这时会场上冷场了一会儿，许副局长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后目光落在胡立的脸上，说：“胡矿长说说？”

胡立难得地一笑，然后无奈地摇摇头：“咱们当矿头儿的不好说，我看梁总刚才的表态就代表了金山矿四万矿工和七万家属对破产的态度。讲

了态度，他还不是按照上边的口径说话嘛。”

梁成说：“他能不能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反映给领导呢？”

胡立抽出一支香烟，用打火机把烟点着，“啞”地吸了一口烟，说：“不好说呀，他们在机关当官，不像咱们在企业这么实在，好说官话，好说假话。我看这样，”他把香烟灰往烟缸里弹一弹，“梁总，你起草一个民意书，咱们矿领导班子都签名，再让矿工签名，表明我们坚决反对金山矿破产的立场，弄好后直接交给市委书记杨天。金山矿破不破产，市委的态度是关键，市委真的听了矿工们的意见，国家多给咱们支援，金山矿这窝家雀就还能有个安身的窝，大家有口饭吃，社会就稳定了不是？这不比逃荒一样的破产强多了！大家都是为党分忧，为国家考虑呀，你把这个意思写得动情点。”

梁成当仁不让：“行，我有体会，能写好！”

胡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又看看飘落在窗玻璃上的雨点儿，就说：“不用等周矿长了吧，他也够闹心的，大伙都有事儿，就散了吧。”

开了个半截子会，还没听到周矿长发言，另几个参加会的人心里嘟嘟囔囔地离座站起，不声不响地走出小会议室。

外面的雨点变成雨丝，天空中的青牛皮像要塌落下来……

口子这么多年的积蓄给造巴得差不离儿了。铁花办事儿泼辣，心直口快，她看见于清坐在灶台旁端个大瓷碗正提里吐噜地吃面条，她开腔了：“我说，你挺有功的，外边没人供饭呀？”

于清一时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停下手里的筷子，问：“啥有功？”

“哎，你不是跑到矿部把领导的会给搅黄了吗？”

“谁瞎说，我到矿部院子里看看，一看赵黑子他们往楼里闯，我和大康、小李就回来了。这不刚弄口面条吃。”

“你还有口面条吃，我呢？”铁花说着夺下于清的碗，把剩下的半碗面条扒拉到自己嘴里，她抹抹嘴说，“我说于清，关于矿里破产的事儿你可别跟着瞎哄哄。上万的人张着嘴等着吃，产出点煤不够一百个人糊口的。我是管钱的，这些日子我就没沾过钱边儿，这种死企业，不另寻出路，大伙等着饿死呀？”

于清皱了皱眉头：“国家不能让咱们饿死吧？”

“破产就是不让你饿死！金山矿是死木头一个了，它没阴凉可乘了。要想见绿，赶紧自个儿栽树去。我可先向你打个招呼，我是支部委员，我可和办公室的几个姐妹合计好了，我们要和金山矿拜拜了。”

于清不明白：“还没宣布矿上破产呢，现在就拜拜？干啥？”

铁花说：“早一点儿拜拜早一点儿有活路，告诉你，我们组成一个娘子军，跳出矿山去打天下，我得给我女儿挣钱去！”

于清摆摆手，胸有成竹地说：“你先别急，金山矿是国家的，又这么大，兴许能有点什么特殊的对待法。”

铁花用手指戳戳于清的脑门儿：“死脑瓜，幻想，你也不看报纸，全国有几百个像咱们一样的资源枯竭了的城市，那叫上亿人口呀，怎么特殊对待？国家有那实力吗？鞍钢的牌儿亮不亮，大不大？都有大批职工下岗呢，你于清长三个脑袋？”

于清摸摸自己的脑袋：“脑袋倒是一个呀，大坑下还有那么多的煤呢……”

没等于清把话说下去，铁花就拦住他：“得得，那由国家来考虑，用不着你动大脑，你还是赶紧想想换个什么样的新活法吧。对不起，吃了你半碗面条，你再下一碗吧，我得赶紧和几个姐妹出去踩点儿。”

“啥！踩点儿？媳妇，你们要去偷盗呀？”

铁花扑哧乐了，说：“我还没长那胆儿呢，我们是去搞调查，看看我

罢他就走出家门。

别看这小老头儿叫侯大炮，若是真放炮的时候，事先他要找他的参谋给参谋参谋，这参谋就是赵黑子他爹，金山矿老英雄赵林。

赵林的家离老侯头儿的家有五分钟的路程，老侯头儿脚下生风似的穿过两条街，来到老赵家。

赵林家也是一明两暗的房子，用青砖砌成方方正正的院墙，小院里干干净净的，院子偏左处长棵大杨树，5月里，嫩绿的树叶已经挂满枝头，树下砌了一个水泥棋台，两边摆着两个小板凳，这是赵林退休多年后每日取乐的地方。矿工居住区的环境是市里最差的，能有这么一个整洁的小院落，多亏一生勤劳的赵林一点点拾掇的。赵林年近七十，但身板硬朗，中等身材，两肩宽阔，头上蒙着白头楂儿，方脸膛儿黑中透红，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道灰白色的长寿眉，有几根眉毛长有一寸，有人说他长的是佛相，一辈子净在矿山里干好事儿、善事儿，保证能活到一百岁。赵林却知道自己的身体隐藏着忧患，就是血压高低不稳定。

老侯头儿一进院子，正见赵林一个人面对着棋盘琢磨棋局，赵林一见下棋的老对手来了，便指着对面的小板凳：“来，等着你呢。”

老侯头儿坐下，但是他并不摆棋子，他把裤腰上的绳子解下来，往棋盘上一摔，说：“要不让我活了！”

赵林知道老侯头儿好放炮的本性，所以不为老侯头儿的言语所动，慢声慢语地问道：“谁又不让你活了？一个月一千块钱的养老金领着，还不知足？”

老侯头儿责怪赵林：“赵哥，你就知道下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呀？”

赵林问：“发生什么事儿了？”

老侯头儿伸出手向矿部的方向一指：“局里来人研究咱矿破产了！”

赵林不瘟不火地说：“嗯，听说了，黑子跟着闹哄，一点儿不识好歹，我让他媳妇找他去了。”

“找黑子干啥？要让咱们破产，还不该去闹闹？”

赵林动手摆起棋子：“唉，闹啥，矿山破产是大事儿，这得由国家定。国家怎么定，得先想到矿工的好处，你以为现在是小鬼子和国民党那阵儿呀？咱们这么大的岁数了，享受了一辈子国家给的好处，年轻人不大懂事儿，咱们还不懂吗？要规劝他们。”

老侯头儿拿起棋盘上的绳子，也摆起棋子，说：“你站着说话不知道

来到赵家院子里。她往屋里望望，看见艾玲在屋里走动，她就喊：“艾玲！”

“哎。”艾玲应一声从屋里出来。

“看见我们那头猪（朱）没有？”

艾玲扑哧笑了：“你咋称呼人家呢？”

眼神灵活的小蝴蝶把眼球在眼眶里转了一圈儿，小嘴一撇：“这是客气的，没‘削’他就是好的。”

“哟，妹子，你真舍得？”

“那是啥宝呀？告诉你，早晚和他离婚。”

“别说那不吉利话了，我没看见小朱。来，坐下说说话。”艾玲拉着小蝴蝶的手，俩人面对面地坐在小板凳上。艾玲问：“你最近没干点什么？”

“干啥呀，原先我还能带俩小女孩教教舞蹈，现在都没那经济条件了，人家不学了，我就在家干闲着。”她手里攥着一把瓜子儿，张开手往艾玲手里倒去一半儿。

艾玲端详一下小蝴蝶的模样，小蝴蝶把脑门儿上的前刘海儿烫成卷儿，大眼睛上边的眉毛描得不浓不淡，很好看，羡慕地说：“看你要模样有模样，人还刹楞，干什么都不白给，有你挣钱的地方。哪像咱们又土又笨，靠着老人活着。”她嗑一个瓜子儿，但是瓜子儿在她牙上一劲儿打滑，没有小蝴蝶嗑瓜子儿那熟练劲儿。

艾玲一夸奖，小蝴蝶有了精神：“可不嘛，咱凭啥白给？特别是我又遇到一个不争气的老爷们儿，我自个儿若再不争气，不是完犊子了吗？我一直在琢磨，非干点什么不可。等我想好了门路，妹子一定带着你，不能我吃饱了你饿死，是不？”她把一个瓜子儿皮扔到树根下。

艾玲感激地将小蝴蝶的一只手拉在棋盘上，亲热地抚摸着：“那姐可先谢谢你了，出点力气的活咱都能做，不能总啃老人不是？”

俩人亲热地唠着，一会儿贴近耳朵低声嘀咕点什么，一会儿又你低头我弯腰地嘻嘻笑起来，真像是两个姐妹。过了半个钟点，小蝴蝶才张罗回家，艾玲一直送小蝴蝶到大门口。

小蝴蝶的家同赵林的家是一个格式，小蝴蝶爱美，院子里从院门到住房门铺着一条由各种小石头砌成的小道，道两旁种些花草。两个住室她和朱本年住左间，老婆婆住右间。她回到家，给病婆婆捶了捶后背，之后要准备晚饭，家里没有酱油了，她提着个瓶子就要去商店。一出门看见康有力骑着个自行车从门口路过，小蝴蝶眼前一亮，喊一声：“哎，大康，站

矿坑边上一个劲儿地往上爬。爬到孤零零的一座二层小黄楼前，看见一辆越野吉普车已经停在楼前，周朴站在车旁等着杨天的车。车停下后，周朴上前开开车门，说声：“风大。”

杨天走下车，果然听见呼呼的风声，他的头发被风吹得飘散起来。周朴在前领路，进了小楼，由于煤矿连年亏损，已经没有人到瞭望台上参观露天煤矿了，所以楼里边没有一个人，通向瞭望台的楼梯也铺了一层灰尘。小黄楼的二楼，面对着露天大坑凸出一个瞭望台，能站十来个人，当年很多中央领导人来到这个台上放眼向下瞭望。杨天和周朴走到台上，望向上个世纪50年代闻名亚洲的一道风景，而今它则显得空旷、荒凉了，好像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变成了皮松肉懈的皱皱巴巴的老头儿。

杨天看着大坑，向周朴说：“听说在讨论有关金山矿破产的会上，你总是金口难开。”

周朴想不到市委书记能把他找到这儿来谈话，杨天的这个举动让周朴感到是市委书记信任他，所以他也就想说些心里话了。他说：“杨书记可能听说，七年前，国家刚实行国有企业破产，我按那章条条一对照，我认为金山矿破产有利。我把这想法报告给老书记，他领着一伙人蹲在矿里考察了一个月，同意我的意见，向上边递了申请破产报告，结果……”

杨天点点头：“结果我知道。”

周朴继续说：“我坑了一位领导同志，痛心了七年，我还能再提破产吗？”他的语音有点激动。

杨天语气平和地说：“这回有关破产的话题不是你提的，是老市长放的炮，他如今病得很重。几位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都提出这个话题，我调查后也赞同，你不用担心被抓辫子。不过你是金山矿的当事人，最了解金山矿的情况，在这么多金山矿的职工都反对实施破产而省里还没表态的时候，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周朴好一会儿没说话，杨天看看他，见他两腮青胡楂儿下的肌肉在颤抖着，眼圈渐渐地红起来，他终于说话了：“杨书记，请允许我说句大话，我周朴有能力，你给我安排到任何一个有点活气儿的企业我都能把它搞得好好的，唯独这金山矿，经我手就亏了十来个亿了！是我周朴无能吗？我不承认，十一万人等着我给开饭，可是我是做无米之炊呀，炖了我，也不够这么多人填肚子的。七年前若实施破产，早他妈的好了。再说，咱这叫啥体制，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办个屁大点事儿，写报告，重复讨论，一天该办的事儿得转悠三个月，再加上乱七八糟的封建小割据，我指的是那

小煤窑，金山矿已经死了！谁张罗金山矿破产，谁心里有十一万人。”

杨天仍是探讨的口气：“但是矿工们大多不愿意破产哪。”

“这不能怪他们，祖祖辈辈靠煤养活，煤矿关闭了，对他们就等于是天塌地陷，担心破产后没人再管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嘛，总不会看着矿工饿死的，市委就是组织大伙去开荒种大地，也比这么守个死坑要强。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工作做到了，矿工们是讲理的。”

“我听明白了，你是同意市委要在金山矿实施关闭破产的。”

周朴语气坚定，说：“杨书记，市委若是坚定不移地决定金山矿实施关闭破产，就是为四万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造福，也是解救了一大批浪费着的矿山干部，我作为矿长，谢谢你。如果上边再因为破产的事儿怪罪下来，我愿意给市委领导同志当出头椽子，就说是我的主意，我是五十岁的人了，没什么怕的，要处分就处分我！”

呼呼的一阵风，从大坑沿吹到瞭望台上来，风在台上打起旋儿，杨天和周朴的衣领都被吹得翻起来。杨天是在风声听着周朴说这一番话的，他的眼神盯着辽阔的矿坑纹丝没动。当他将脸慢慢转向周朴的时候，他发现在这矿长的眼睛里噙着一汪泪水。基本上是文人素质的杨天看不了这个，他拉起周朴的一只手，把右手拍在周朴的手背上，他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下了瞭望台，走出小黄楼，钻进轿车就离去了。等周朴撵出来，只看见黑色轿车的车屁股。

杨天从瞭望台回来，就决定自己把录像带送到省委书记手里去。他把些零碎事儿抓紧办完，下午便乘上轿车奔向省城。他进了省委大院，直奔书记办公室，结果出了岔头：上午他和办公厅联系，主任回答说书记在。可是吃中午饭的时候接到电话：国务院总理在哈尔滨，召集北方三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去开会，两个小时之前省委书记已经出发了。这可怎么办呢？杨天把两本录像带交给办公厅主任，说明录像带的内容，一本是送给省委的，一本是要送给国务院的。办公厅主任很重视杨天的交代，他说省委已经将金山矿实施关闭破产的事儿向国务院汇报过，正式列入下个月工作讨论计划。书记走得急，随后他也要去哈尔滨，一定将录像带送给谭书记。杨天听了这个信息十分高兴，他坐下来给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附在录像带上，然后向主任再三道谢才离开。

大阳市离省城有二百多公里，返回的路上天就黑了，司机打亮车灯驾车前行。杨天一路上心情高兴，当车行至蒙古族群居的镇子上时，杨天向司机说：“小姚，不回家吃饭了，找一家羊肉馆，我请你吃蒙古馅儿饼喝

羊汤。”

小姚看领导神色，知道杨书记今天情绪不错，书记在外边吃小饭馆是难得一见的事儿，机敏的小姚不能让领导扫兴，所以立即应道：“咱们去天堂餐厅。”

“天堂？不是歌星腾格尔唱的那首歌的名字吗？”

“是，蒙古族饭馆借用民族名人的名字，不是有档次嘛，听说还有县里的蒙古族歌手在饭馆里唱歌呢。”

“有点意思。咱们也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风情。可是有一点儿，车停得离饭馆稍远一点儿，进去后别报姓名，别进包间，过一把百姓生活，乐呵乐呵。”

“好嘞！”

轿车已经进入镇上的商业街，小街不宽，但是街两边的门市灯火明亮，显得挺热闹，小姚放慢车速，他左右观察，在寻找合适的停车位置。他终于选定一个胡同口，这里灯光也暗，他停下车，开开车门儿：“杨书记，闻到羊肉味了吧？”

杨天下了车，向空中嗅嗅，笑了：“羊汤味儿。”

小姚领路，他们向灯火最亮、播放着腾格尔唱的《天堂》歌曲的那家餐厅走去。

再说那天杨天在金山矿小会议室让梁成解题时，胡立瞪大了眼珠子盯着老梁头儿，期望他能有个令杨天难以招架的回答。结果令他很失望，梁成先败下一个回合来。第二天一上班，胡立就奔向梁成的办公室，结果房门锁着，到了下午也不见个人影。胡立往梁成家里打电话，梁成老伴儿接的电话。胡立问梁总怎么没来上班，梁成老伴儿说老头子昨天回到家里，一头栽到床上，说是心里有火，今天就起不来床了。胡立一听这消息，心里想，糟了！这是杨天的一道题给憋出病来了，再指望梁权威扭转煤矿破产的局面是没门儿了。他胡立手里攥着十多个小煤窑的生死大权，自打三年前金山矿实行部分煤炭资源租赁给个人开采以来，他从中没少获利。比如哪个小矿主得到开采权，哪个小矿主越位开采，哪个年关节日到了等等，小矿主们都要给胡立进贡。传说前年胡立的儿子结婚，收礼金就收了二十多万元。一旦煤矿实施关闭破产，这些小煤窑全都得关闭。现在是5月底，以后的国庆节、元旦、春节都是胡立收钱的极好日子，如要实施破产，他每年这笔不小于一二十万的外财不也就没了？所以下午的工夫，他抽

了一盒烟，办公桌上的烟缸塞满了烟屁股，一层烟雾在他头顶上缭绕。快下班的时候他给牛金贵打了个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来。

说起胡立和牛金贵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原来牛金贵只是个采区里的办事员，这小子会来事儿，过年过节总到胡立家去串门儿，当然不能是空着手去。胡立点名提拔他两回，最后一回是在矿里研究要把部分储煤向外租赁的时候，安排他当调度员，实际主要是协助胡立管理小煤窑。胡立除了感到牛金贵忠实于他之外，还相中了他的油滑，会做戏，胆子大，这些特点最适合同小矿主们打交道。

三年来牛金贵没辜负胡立对他的期望，趁这几年矿里乱糟糟的时候，他没少从小矿主那里给胡立划拉钱，他自己也弄个脑满肠肥。所以胡立和牛金贵为叼住小煤窑这块肥肉，是使足了吃奶的劲儿反对金山矿破产。

牛金贵来到胡立的办公室，看到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胡立夹着烟卷皱皱着眉头，就知道他有了闹心的事儿。别看牛金贵和别人说话张口就是荤词儿，可是一到胡立面前他的出言是谨慎的。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是演戏，而在胡立面前是真正需要动脑筋应对走钢丝般的生活。他来到胡立跟前，小声问：“有什么急事儿吧？”

胡立示意他坐下，牛金贵拉过个椅子坐在胡立对面。胡立把香烟揉进烟缸里，说：“金贵，你召集小矿主们开个会。”

牛金贵掏出笔要记录。

胡立一摆手：“没什么记的。安排一个背静点儿的地方，我出席，我给他们讲讲矿上的艰难形势，提出一点儿要求……”胡立站起来，从办公桌后边走到前边来：“什么样的形势？要求一点儿什么？”胡立边踱步边向牛金贵做了交代……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十多辆轿车、吉普车、摩托车停在大草原饭店门前。大草原饭店的名字和这个饭店所在的地点挺贴边儿：它建在蒙古族百姓聚居镇子的最北边儿，再往北走就是大草原了。当初饭店老板选在这个地方盖个庙式的高级饭店，图的是个清静，便于市里的官员们能避开人们的眼目在这儿逍遥，少落点儿腐败的骂名。所以前几年这里的买卖很是红火。这两年由于官方财政困难，矿务局系统又不景气，公费吃喝的少了，生意不大好做。牛金贵选在这里安排胡矿长同小矿主们会面，是个既够档次又是个不惹人注意的好地方。

十多个小矿主个个关心小煤窑的命运，所以都提前来到饭店。他们着装不同，有的是西服革履，有的是一身工作服。他们年龄不同，有的三十

导集体里，他还需同省委研究。杨天思考过市领导班子的现状：老市长不行了，还有一位副市长，也一直住在医院里。能干活的就是马平，但是杨天隐约地觉得这位老马在金山矿破产和市里经济转型上不往前使劲儿，他和官气、官腔都十足的高秘书长弄得挺黏糊。这破产令一下来，驾辕的、拉套的，都得炮蹶子往一个方向使劲呀，他真担心这老马不扬蹄。所以他感到夏天虹能补上可能出现的什么空缺，但是这只是一相情愿，他也不好主动提出非让夏天虹留在大阳不可，所以他只能说：“天虹，你准备一下，明天早七点出发，你和老马代表政府，我们一起到省里开会。”

“好！”夏天虹的眼前一亮，好像在说，现在出发才好呢。

杨天没有多坐，“我也回去准备准备。”说罢他就起身告辞了。

第二天是个阴天，天空被灰蒙蒙的乌云罩着，一出门感觉空气都是湿漉漉的。几辆轿车七点钟都聚到市委门前，杨天一钻进车里这些车就先后开动了。

马平和夏天虹坐在一辆车里，在车上马平和高秘书长用手机通了话，他想事儿先得到点有关批准金山矿实施关闭破产的内幕消息。其实一年多来高秘书长什么杂事儿都办，并没专门处理金山矿破产的事儿，所以他并不掌握什么内幕情况，但是他又要显得自己是知情人，所以便一再强调这是上边的意思，除此之外，再说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来。马平把手机的外盖关闭后长叹了一口气。夏天虹不明白马平有什么沉重的心事儿压得喘气儿喘不匀称，便扭过头瞅了马平一眼。

马平发牢骚：“咱们老市长唱个高调，主张金山矿破产。他可好，不上班了，一身轻。老杨呢，不太了解情况，也同唱一个调。他们把炮捻儿点着了，我们去堵炮眼。天虹，记住我一句话，金山矿一破产，五年不得消停，别让群众把咱们凿巴了就算命大。”

在夏天虹眼里马平是位老副市长，他有资格发发牢骚，他有资格提出另一种主张，乃至说一些过格的话，即使夏天虹同他的想法不一致，也不能去同他争个里儿面儿，所以她只是笑笑，没作回答。

老练的马平见没有得到回应，立刻把话拉回来：“天虹，看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使命，只得靠你们年轻人去完成了。”

夏天虹又笑了：“看马市长说的，你才比我大几岁呀。”

马平拍拍肚皮：“人过五十，已近黄昏，你还是日当午嘛。”

车行两个小时，杨天等一伙人来到省委办公大楼。秘书在楼梯口上等着他们，见面后径直领他们来到小会议室。谭书记、省长和有关部门的几

马平提了个很敏感的问题。凭他多年的工作经验，作为一名官员，这种怕事儿的意见在这种时候应当少提或不提为上策。那为什么老马竟然冒傻气呢？其实他不傻，因为他知道有关社会稳定的事儿得由政府来做，他是头一号的副市长，可说是责无旁贷了。他估计一宣布金山矿破产，非出乱子不可。今天他已有言在先了，到时候乱套，可别把责任的帽子往他头上扣。

省长回答说：“有哪些不稳定因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你们可以写个报告。”

杨天又提出几个问题，大家钺钺一通，谭书记再看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他发话：“今个就说到这儿，许多事情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和解决。总理说，中国资源型城市很多，资源枯竭之后这种城市再怎么发展，还没有成熟的套路，他希望大阳市能摸出一点儿规律和经验。你们也就来一回摸着石头过河吧！”

大家走出办公大楼时，高秘书长拉住马平的手，俩人不约而同地将脚步向旁移了一下，有意识避开别人。高秘书长用一只手摸一把光头顶，向马平苦笑笑，低声说：“成者杨天，等着吧，败者也杨天。这是赴汤蹈火呀，老兄两脚别陷得太深，需要求救的时候喊我。”

马平向老朋友满含深情地点点头，然后俩人握紧手，暗下里摇了摇，说句“有好酒等着你”便离开了。

杨天一出楼门就有一股风吹来，风钻到衣服里觉得有点冷。他抬头一看，一块儿墨似的阴云已经飘到头顶上来，接着就从黑云里挤出一道银色的闪电，立马就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闷雷声。

几个人都来到轿车旁，唯独不见夏天虹的身影，马平关注地向大门口张望，他估计可能是谭书记留下她单独谈话。他希望夏天虹调到省里工作，这样在市里没有人可以同他来竞争正职。

这时杨天也在关注夏天虹的动向，因为他看见散会后夏天虹同谭书记走进书记办公室里。夏天虹是否调到省里工作，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从个人发展前途上，他希望夏天虹到省里，而从当前大阳市的工作来考虑，他又不希望夏天虹离开大阳。等了约有十分钟，夏天虹终于走出楼门，她急急忙忙同马平上了车，杨天也上了车。还没出省城，鞭子似的雨丝就抽打在每辆车窗上。随着车顶响起“啪啪”的雨点声，几辆车迎着雨往回赶路。

杨天在路上就往市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市委常委、副市级以上的领

呢!”

很快会议桌上就摆上了一堆钱。杨天指着钱说：“快来人收起来。谁捐的，记下个名字。”当办公室的人收钱的时候，杨天感慨了：“我认为大家交上的不仅是钱，它还是我们的一颗颗心，一颗颗永不枯竭的心。我从这些心上看见了我们城市大转折的曙光。”

这是一个打招呼会，随后还要召开一个个会议，以至有千人参加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大阳市进入经济转型的新阶段。所以这个打招呼会很快就散了，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及两位矿务局局长留下来，安排组成一个指挥金山矿实施关闭破产的领导小组。杨天建议由马平出任组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家都没有异议。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马平摇动起两手，说：“不行，不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拍拍胸脯，“这一阵子心律总不齐，大夫两次催我住院了。领导实施破产是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只能做好，不许做坏，我担心我的身体耽搁大事儿。我看天虹牵头吧，我在背后帮她，有关动用警力的事儿我安排。”

马平说完这番话，没有人吱声，一时场面弄得挺尴尬。杨天在这沉寂的一分钟里，脑子里迅速地闪出想法：他原来就估计到马平有拉套不往前使劲儿的可能，但是没想到表现得这么快。一位老同志，人家说自己有病，怎么好强迫人家去干什么呢？他顺着马平的话音瞅了一眼夏天虹，人家同谭书记谈了什么？现在还能指望夏天虹作为梯队人物上阵吗？他先摆了夏天虹的难处：“指挥金山矿关闭破产可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又净是焦点问题，还要住在下边，天虹是位女同志，家里还有个残疾孩子……”

许争先补充了一句：“听说夏市长要进省工作嘛。”

夏天虹立即表态：“我已经向谭书记表明我的态度了，在大阳市进入经济转型期间我留在大阳工作，谭书记同意我的请求，马市长身体不好，我年轻，我做金山矿的工作，家庭、孩子都不是问题，我有办法解决。”

夏天虹的这番话出乎人们的意料，把人们都镇住了，一时哑场了。其实马平并不是真的让夏天虹出头，只不过是拒绝出任组长的一个借口，他没想到夏天虹果真接受了这个差事儿，他神态有些尴尬，心里还有些不安。杨天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他最后表态：“好，就这么定了！”他指向曲局长和许争先：“你们出一位副总指挥。”

曲局长立即回话：“我们出许局长。”

杨天说：“好，下边还设什么机构，需要谁调过来，天虹和争先快落实。现在几点了？”他看看手表，“两点四十分，大家记住这个时刻，两位